



桃花源新记

彭其芳 著

桃花源新记



桃花源新记

彭其芳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正湘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4.5 插页：2 字数：71,000

印数：1——6,500

ISBN7—5404—0077—3/I·69

统一书号：10456·248 定价：0.78元

序 (碧野)

读彭其芳同志的《桃花源新记》，好象我回到了风光绮丽的湘西。

一九八四年夏天，我参加“武陵笔会”，来到湘西的武陵山区。武陵山区群峰突起，沅江、澧水绕流。山雄奇，水秀丽，给人以大自然美的享受。现在，读《桃花源新记》，倍感亲切，引起我对湘西的无限怀念。

《桃花源新记》写了云飞雾走的武陵山，也写了清流万转的沅江和澧水，写了山花，也写了湖鱼，字里行间处处散播山花的清香、湖鱼的鲜美，丰富多采，情致飘逸。

由于作者是“湘西之子”吧，山泉野果哺育他成长，白云绿树培养他成才。在他的笔下，不仅湘西人的生活如此独特、鲜明，而更醉人的是，乡土气息象醇酒那么浓香。看看《秋夜，乡曲悠悠》中的劈莲子的点划吧，看看《背篓秋色》中的山村纯朴人情的描写吧，看看《家乡的年粑》中的做年

把的绘声绘色的诉说吧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，一幅幅山村水乡的风俗画，使人神往，令人遐思。

作者写了湘西风土的美，《话说桃花石》，被雕成各种珍禽异兽、琼花瑶草，给人以高度的艺术享受。

作者写了湘西人情的美。《醉》，生日酒与丰收酒一同自醉，妙趣横生。

不论是风土的美还是人情的美，如果作者对生活不熟悉，是无法用文字去这样淋漓尽致地表现的。

文学作品以情动人。正因为作者感情之深，才能写出感人的《慈母心》，也才能写出动人的《抹不掉的记忆》。《慈母心》，写的是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母亲圣洁的心；《抹不掉的记忆》，写的是经历人生坎坷的女编辑美好的心。《慈母心》中母女之间的爱，《抹不掉的记忆》中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情，都是出之于内心，那么自然，那么和谐，那么感人。

应该说，人与人之间心灵是相通的。我们的心灵上有鲜花在开放，它温暖如春天；我们的心灵上有火花在闪耀，它照亮了挚爱与真情。

从《桃花源新记》里，我们看出作者感情真挚。作品流露出对往日的忧伤，对今天的喜悦。我们的道路是如此曲折，中华民族在风雨中度过数千

年，祖国的大地有鲜花，有荆棘，祖国的上空有阳光，有阴霾。作者的忧伤和喜悦，是时代的感情，是人民的感情。

不论是以淡淡忧伤的色调，还是以快慰喜悦的笔触，作者都写出了湘西山区和水乡的风情。几乎篇篇都富于情趣，使人读来诗意盎然。

文集中也有写外地的篇章，如《南岳遐思》，叹名山之无树复无泉，这是时代悲剧所造成的；如《车走黄河故道》中写的平原与红枣树和彪形老汉，却又是对祖国和人民庄严肃穆的颂歌。

作者写景状物，写大自然的美，实质上是对祖国的歌颂。作者是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的。作者对祖国山川人物写得越美，写得越传神，他对祖国对人民越是爱得深沉。

哲理是生活的结晶、精神的升华。《云蜚塔记》中的蜚云塔在往河心移动。它“临激流而不惊，镇波涛而不乱”。云蜚塔的笔墨，充满了哲理。了悟人生，才能洞察入微。这是令人喜爱的神来之笔。

而更令人喜爱的是作者的才华。联想是艺术的翅膀，是作者才华的表现。作者善于联想，在每一篇文章中都举起了绚烂闪光的联想的翅膀。

看看集子里的《绿色赋》。“哪怕是寒冬来了，有些树木叶落枝秃，似乎看不到绿色了，可是它的皮层是绿色的，它的芽苞是绿色的，生命照常

在运动着，单等春的信息来临，便新芽抽叶，新枝拔节，绿了树梢，绿了山坳，绿了大地，甚至连溪水也染绿了几分，伸手把空气搂到怀里，似觉绿液顺着指缝滴。”

多么生动的联想呵！

我喜爱《桃花源新记》，正因为它象湘西的武陵山，拔地而起，葱笼于云烟之间；也正因为它象沅江、澧水，吐玉含翠，碧流萦回于天际。它新鲜，使人读后感到清心；它生活气息扑人，使人读后感到山泉的清冽、湖水的温甜、泥土的芳香。

这是新的生活的散文诗，既热情奔放，又细腻含蓄。这年轻一代作家的散文作品，正如春天欣欣向荣的千枝万叶，它给我们以生命的愉悦和青春的祝福。

我愿以美好的心情向亲爱的读者推荐这部散文集。

一九八五年夏于武汉

目 录

序（碧野）	1
桃花樱花相映红	1
桃花源新记	9
话说桃花石	18
绿色赋	24
蹑风亭记	31
武陵花韵	35
夜宿珊瑚湖	40
渔岛纪行	46
秋夜，乡曲悠悠	51
家乡的年粑	58
下雪了	64
醉	69
慈母心	74
抹不掉的记忆	83

车走黄河故道	88
追求	94
背篓秋色	101
南岳遐思	107
葛洲坝抒情	111
至喜之游	116
山秀水灵	121
蜚云塔记	128
长江印象(三章)	133

桃花樱花相映红

正是桃花盛开的春日，我们应邀参加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，欢迎第二次来桃源县工作的日本农业专家。

会中，日本朋友送给我们每位中国朋友一张樱花的照片。我捧着照片。感到是那样的沉重，就象铅块压在我炽热的胸口。我慢慢走到窗前，看到桃源延溪饭店的花园里，桃树吐红了，千朵万朵的桃花缀满枝头。春雨静悄悄地下着，桃花的花瓣上水珠晶亮，就象在人眼眶里颤动的泪珠。有感于“别时花溅泪”，我不禁轻声自语着：“桃花樱花相映红！”

我终于从乱如断麻的思绪中理出了头尾。原来去年此日，我在此地欢迎日本朋友时，日本副教授谷川渡也送给了我这样一张樱花图。可是今天在欢迎的行列里，却不见他神采焕发的身影了，不见他的音容笑貌了，不免有些惆怅、失望。老朋友各在天涯，山海相隔，何日才能高山流水会

知音啊！

于是谷川渡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——

去年，当北国还是千里冰封的时候，水乡江南已是万紫千红了。春三、四月里，几辆漂亮的小轿车，迎着早晨灿烂的阳光，在露水浸润的公路上飞奔着。小车最后在桃源县茅草街公社公路边缓缓地停了下来，接着从车上走下一些人。他们就是远涉重洋来桃花源县工作的日本朋友谷川渡、竹内敬津、铃木昭宪等先生。我们欢迎的人早早就在公路边等候了。

一下车，他们就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：千红万紫的紫云英，金灿灿、黄晶晶的油菜花和稻浪、青油油的麦苗，一块连着一块，对比鲜明，布局匀称，多象是铺在青山脚下的五彩地毯，要把在路边赞不绝口的客人迎进村庄。起伏的小丘陵，远如浮云，近似眉黛，把一座座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农家小院连结起来。特别是在淙淙流淌的溪边，在一幢幢农舍的篱边宅后，一株株桃花象樱花一样开得分外俊俏，远远望去，如霞似火……面对这样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，他们耳目一新，激情难表。谷川渡连忙打开了照相机，摄下些动人的镜头，还连连赞道：“这个地方比我们日本美丽，美丽极了！”随后谷川渡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通过

翻译说：“桃花樱花相映红！”

种子下泥了，雨露滋润，春风助长，秧苗来势很好，秧苗转眼就是一片绿油油的。有一天，谷川渡来到秧田边，看到秧苗一夜又长了许多，嫩鲜鲜的，片片绿叶上，一颗颗滚圆的露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他扶了扶眼镜，低头久久凝视，好象看到了嫩绿欲滴的秧苗转眼染绿了千里稻田，随后掀起了万顷金波，一种丰收的喜悦不禁汇上心头。他，日本大分县农业技术中心的副中心长。五十七岁的副教授，看到同自己一道来的“同乡”，是这样热爱桃源土地，是这样热爱中国的春天，心里直觉得热乎乎的，便顺手扯了一根秧苗，用手比量着，思索着，喜滋滋地朝正在秧田那边工作的中国朋友走去。他看到有的中国朋友的手里拿着钢卷尺，在量秧苗的叶面，便随手接过尺子，也量着自己手中的秧苗。量着，量着，教授的浓眉拧成了一对疙瘩，脸上原来的洋洋喜气顿时一扫而净，显得是那样的严峻、刚毅。接着，他闷声不语，还了卷尺，又俯身把手中的秧苗插到了田里，转身就往回走，驱车赶到了桃源延溪饭店，进房就唰唰地写了起来。

是什么事触发了教授的情怀，以致这样心急火燎、心事重重呢？是思亲之念顿生，还是归情切切难捺？此时，谷川渡不是在书写家信，而是

给已回东京的朋友铃木昭宪写着告急书，要他买一台叶面积测量仪给中国朋友寄来。他早先就听中国朋友讲，这样的仪器全国很少，后来向外国订货也没有买到。靠人工测量叶面，工作量大，又不准确。所以他触景生情，要为朋友尽快解决这个困难，就迫不及待地写起信来。

铃木先生接到谷川渡的信后，便立即邀集了一些即将赴桃源考察农业的朋友，筹划经费，每人平均拿了二十万日元，还是不够，田村三郎等人就凑足了其余部份，共得日元一百万元，买了一台崭新的叶面积测量仪，由铃木昭宪带到了桃源。有了这台仪器，现在测量叶面，两小时可以抵得上过去六个人工作一天，而且数据准确，为科研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

我同谷川先生最后一次相见，那是在去年重阳节刚刚过去几天里，璀灿的菊花正是盛开的时候。当时，我随湖南省文联主席、老作家康濯陪同来湘访问的全国名作家梁信、戈壁舟、邓友梅、刘绍棠、蒋子龙、林斤澜、刘真等同志来到了桃源县，在桃源的旅途中会见了海外朋友——在中国工作的日本农业专家。

十月二十二日下午，无边的秋雨淅沥淅沥地下着，把大地上的一切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于是，山更青翠，水更澄碧，篱边园内的黄花也显得更鲜

美了。迷人的江南秋色，象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，迎着客人惊喜的目光轻轻展开。作家们乘车来到了桃源县茅草街公社，在中日双方农业专家组成的“桃源县农业现代化水稻试验小组”的试验田边参观，只见象棋盘格的稻田里，晚稻已经收割，一般高矮的禾茼上，抽出了片片嫩绿的新叶，滚圆的水珠在叶面上晶莹闪亮；少数田里的水稻，齐刷刷，沉甸甸，流金溢彩。束束金穗在微风中频频点头，好象在热情迎接来自远方的贵客。面对如画的田野，试验小组的中国专家介绍说，日本朋友来到桃源时，还带来了一批优良的稻谷品种：有日本才批准命名的一季稻种“西誉”；有南朝鲜高产一季稻种“密阳”二十一号、二十二号、二十三号；还有菲律宾的良种，等等，共有八十多样。从一年的试验结果看，一般产量都比较高，最高的单季亩产达到一千二百斤以上。看到眼前整齐的试验田，听过生动感人的介绍，作家们和我透过茫茫烟雨，好象看到日本朋友仍在试验田里：风雨中护秧，烈日下治虫，笑声里收割……同中国朋友同饮一杯清香的桃源茶，同洗青山脚下一溪水，春播秋收，劳动与友谊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……作家的感情是最容易激动的。此时，田畴如画，心潮似海，他们是多么想早早见到不远万里来的海外兄弟啊！我更是按捺不住再见谷川渡的心情。

日本朋友听说中国作家冒雨参观了他们的试验田，也是激情难表，恨不得马上就要见到这些热心肠的朋友！

作家们到了日本朋友住宿的桃源延溪饭店后，尽管旅途疲劳，秋夜已深，可是大家见友如渴，在客厅里相聚不散，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朋友的敬慕之心呢？老诗人戈壁舟虽然已是高龄了，但是精神矍铄，情思激涌。他要书写条幅送给日本朋友，立即提笔蘸墨，一挥而就，在洁白的长形纸上，留下了几行字迹遒劲《千家诗》中的诗句：

寻得桃源好避秦，
桃红又是一年春。
花飞莫遣随流水，
怕有渔郎来问津。

戈壁舟捧着条幅，庄重而激动地走向日本朋友。副教授谷川渡接过条幅，深深地鞠躬，用中国话连声说“谢谢”。接着诗人捧着另一条幅，向日本年轻的农技师石村农送来。石村先生接过条幅，把上半身慢慢地躬了下来，并且转向客厅里的其他同志，接连弯了几下，显得有些过分的紧张和礼貌了。

此时，才从日本访问回国的北京作家邓友梅，眼前似乎又浮现出许许多多热情的日本朋友的面容；在抗日战争，解放战争中同日本朋友在一起工作的广东作家梁信，现在又再度沉浸在昔日的中日朋友的友情中，此时此刻，他们两个人的胸中汇集了多少话要向朋友倾诉啊！他与梁信同志同日本朋友一会儿用日本话交谈，一会儿又用中国语诉说，把在座的同志都逗得笑了起来，把一双双洋溢着幸福之感的眼光都凝聚在他们身上……

朋友相见时难别亦难，那堪相别就在初逢时，根据旅程的安排，作家们就要去游桃花源了。中日朋友只得执手话别。谷川先生，石村先生，反客为主，把中国作家送到汽车门边。我最后一个久久地握着谷川先生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几时再能见到你啊？！”老人或许是最容易动感情的。他激动地问道：“待到桃花樱花再开时！”我踏上车板，回头一望，看见谷川渡正把眼镜取了下来，用小手帕揉揩着眼睛。

谷川渡和石村农久久地伫立在蒙蒙秋雨中，望着远去的车队消逝在天际处。烟雨潺潺，细密如丝，吹不断，收不拢，正似情思千万缕，两头各系别离人……

正当我捧着樱花照片对着窗外桃花追忆往事的时候，中日朋友又一次相别时的朗朗笑声，把

我的远思召唤了回来。笑声一次又一次地拍击着我的心岸，叫我情思奔涌，浮想联翩，似曾见传说中的徐福，奉秦始皇的使命出海寻仙，率五百童男童女，安全抵达了瀛洲；似曾见去年回国探亲的鉴真大法师踏平万顷海浪，第五次东渡成功；似曾见鲁迅、郭沫若、周恩来……冲破黎明前的黑暗，在日本探求救国的真理。啊，揭开中日人民友好的历史，哪一页不是血与泪、意志与力量的壮歌！

桃红又是一年春。今天谷川先生没有再来桃源了，可是其他的日本朋友沿着他坚实的足迹走来了。我从他们的脸上，看到了谷川渡的笑容；从他们的手上，感受到了谷川渡的情意。我的心踏实了，情绪活跃了。友谊的桥梁不是少数人能够架成的。谷川先生年迈了，听说退休了，代替他来中国的，又是新一代……

于是我回家后，高高兴兴地把两张樱花的照片放成一排，放在显眼的玻璃写字台下。我还准备接收更多的樱花照片，让樱花——桃花永远为这座友谊之桥铺红叠玉吧！

1981年冬于鼎州皆忘斋